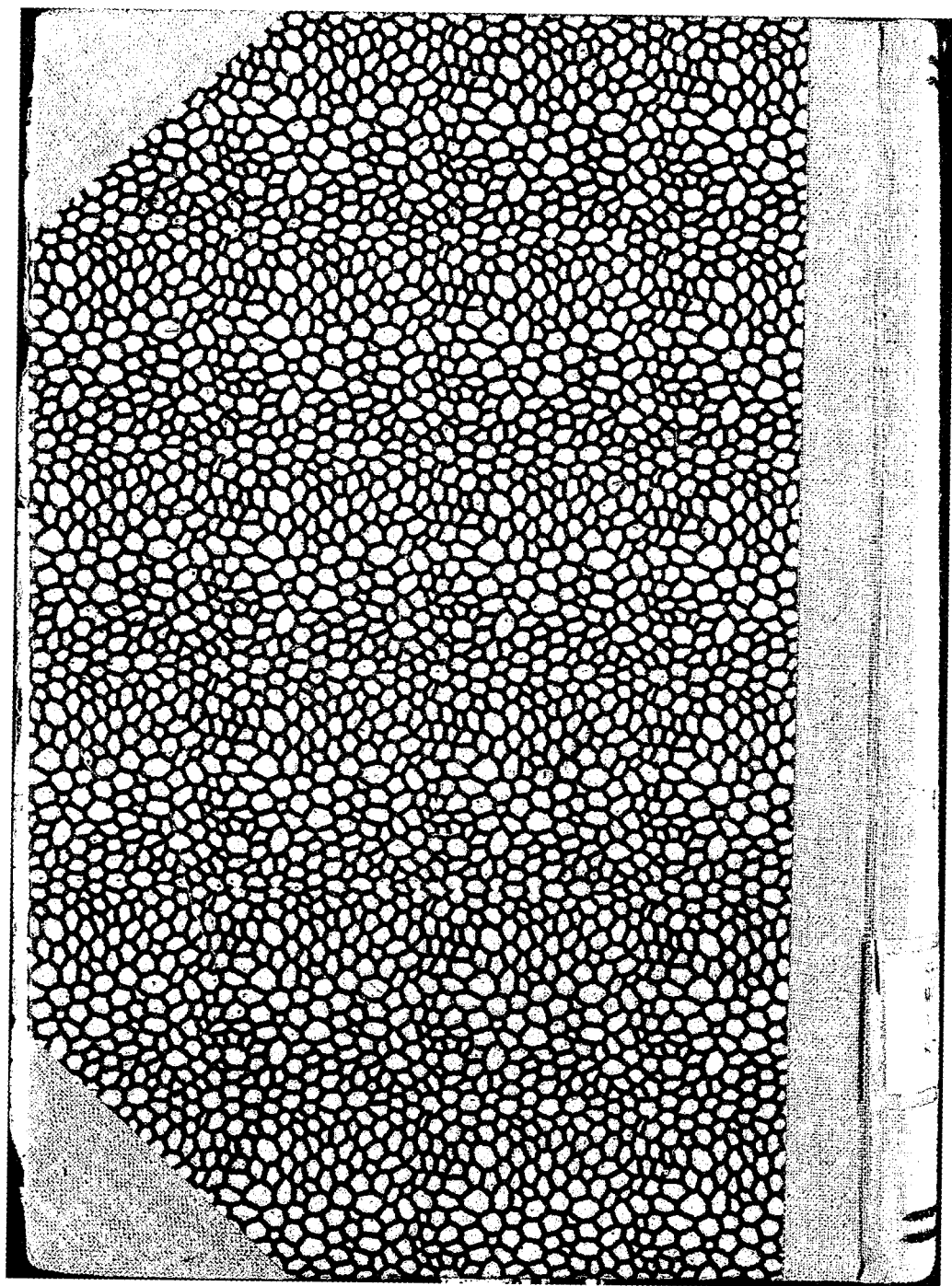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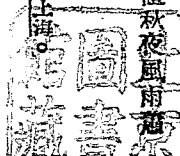
116
J216.2
27

蘇曼殊遺著

題記

蘇曼殊大師生平所爲詩文小說，哀豔淒絕，風靡一時。今坊間通行各本，或嫌校刻草率，或嫌裝璜未精，或收羅過于繁瑣，價值太昂，或篇幅過于簡略，佚美太多。現亞細亞書局爲紀念曼殊大師起見，特囑芳洲編次其全部最精作品，共得詩歌百零二篇（並譯詩）信札五十四篇，雜文七篇，小說六篇（並譯作）曼殊之代表作盡在是矣。編輯既竟，值秋夜風雨蕭然，一若助其憑弔此飄泊詩僧者。益令我縈思曼殊不已也。

羅芳洲 二，九，九，於上海。



3 1761 6362 8

蘇曼殊的生平及其作品

(上)

人間花草太恩恩，

春未殘時花已空。

自是神仙淪小謫，

不須惆悵憶芳容。

——偶成——

曼殊上人的一生，真如同花草一般的恩恩開落，在人間只是三十五年的小謫，我們這位絕代才華的浪漫詩人竟曇花一現地，遽爾玉樓赴召，使我們空憶芳容了。曼殊這首悼十三歲女郎的偶成詩，適成了他的懺語，適成了他的自悼。

自古富有才華的文人，享有富貴壽考的百不得一，而薄命的實佔多數。中土如王勃，如李賀，如納蘭性德，西土如拜倫，如雪萊……呵，不要細數，數起來真有不知多少的怨鬼呢。大

概他們這種人大都是天生的殉情主義者，往往多愁善感，而遭遇又極其惡劣，不能縱其所懷，遂至含悲飲恨，斷喪身心，于以夭折。俗語說：『庸人多福，』則才人自當薄命了。慧心的曼殊，自知其多才易爲累，多情易爲殃，則遁於禪宗，以伐慧孽，以斷情魔，求安其心志。可是，我們的詩人真的斬絕了慧孽情魔了嗎？曰：沒有，完全沒有。

結束風華苦未真，

多情文字最傷神。

此身大事何曾了，

畢竟聰明慣誤人。

——黃讖華輓曼殊上人——

曼殊畢竟不能斬絕他的慧孽情魔，他雖爲僧，却並不是槁木死灰的和尙，而是一個唱落葉哀蟬曲的詩僧，故終於牽愁惹恨，不幸短命而死，使他的一生成爲一篇悲劇，使他的生命成爲一篇未完的傑作，與李賀、納蘭性德、拜嵩、雪萊等並耀於千古。

於今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而我們的曼殊却已逝世十四週年了。我們怎樣去紀念曼殊呢？

呵呵，遺篇猶存，詩人何在今而後，我們只有向他的孤墳，向他的遺集，去憑弔曼殊了。

隔江煙雨晚蕭蕭，

縱有騷魂不可招。

此後櫻花橋畔路，

更誰月夜獨吹簫？

讀罷王德鍾這首弔蘇曼殊詩，真令人生『河山終古是天涯』之感，而低徊不已呵！

※

※

※

※

許多青年們都熱烈地崇拜曼殊，都喜歡去作他的研究，都喜歡去搜尋他的遺蹟，甚至於有特地跑到西湖去瞻仰他的墳墓的，甚至於有把他的小照掛在帳子裏面——這自然是女學生們——表示親愛的。可是，我們要問：曼殊的偉大究竟在那裏呢？不錯，曼殊自有他的詩歌，小說，譯品，那都足以表現他的偉大。然我們却覺得曼殊最偉大的表現，乃在他的自身。他那飄零的身世與他的獨特的風格，已經把他作成一部最好的作品，給我們去同情，給我們去欣賞。郁達夫說：『他的浪漫氣質，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與風度，比他的——』

切都好。」這話是沒錯的。

往下，便讓我們來介紹這位富於浪漫氣質的詩人的生平吧。

把年頭兒倒數上去，是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（公元一八八四年），忘記了是春天還是秋天，我們的詩人便在舊號扶桑的異國的天野——日本江戶誕生了。他初名宗之助，小字三郎。他父親宗郎，母親和合氏，本是江戶的望族。可是不幸的很，他生後不數月，父親便死了。相依爲命的母子因爲執筆廬所依歸，旋改嫁於在日本爲商的廣東香山人蘇某。乃更姓蘇，名玄璞，字子穀。蘇某固香山鉅族，在國內已娶妻生子。既得河合氏，乃挈同其母子回國。這自然是不能相容的，河合氏乃是一位智識階級的慧心女子，而蘇某之大婦却是一個潑而且悍的婦人，終於破裂了。河合氏託其愛子於丈夫後，隻身走回日本。一個失掉了父母的兒子真是可憐，何況還要受義母的虐待，還要受族人目爲異類的擯斥！不得已，蘇某便分資令其就外傳於香港，從西班牙牧師羅弼莊學歐洲文學。莊湘頗善視之，其女雪鴻小姐亦相與友好。只可惜這樣美滿的學生生活只有二年，他的義父便死了。經濟之來源既斷，只好復返於家。當蘇某未逝之先，本已爲之訂婚於某氏，女名雪梅。及蘇逝後，某氏見彼

家道式微，其生母亦無消息，乃生悔心，而爽前約。這時，少年氣盛的他，既憤婚事之無成，又不堪家庭的殘酷，遂拋棄一切而做和尚去了。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剃於廣州長壽寺，法名博經，曼殊便是他這時所取的法號。旋入博羅，坐關三月。詣雷峯海雲寺，具足三壇大戒。嗣受曹洞衣鉢，任知藏於南樓古刹。可憐這位出家的少年此時還只有十二歲呢。

曼殊十三歲的那年，奉師命返廣州，乃東渡日本省母，居神奈川。他此時真是無限的歡慰，既得享『骨肉重逢』的天倫之樂，又得妙齡表妹之殷勤眷愛，同時他又恢復了天真爛漫的學生生活，在上野學了二年西洋美術，又在早稻田學了三年政治。這大約是曼殊的一生的黃金時代了。

星移物換，樂事不常，這位不幸的少年，好像是天公故意要叫他流浪似的，又從日本南航至嶺海的虎山法雲寺去修道了。在法雲寺並沒有多久，他又心血來潮，忽又東渡，而接受清使汪大燮使館經費之助，去學了八個月的陸軍。當其時，適拒俄事急，他又列名於軍國民教育會去充當義勇軍。不久，他又從空氣緊張的軍營生活退出來，回到廣東去。恰好遇着故師莊湘，欲以其愛女雪鴻妻之。曼殊自傷身世之飄零，且出家已久，只得忍淚拒絕，乃師的美

意，然而他的心碎了，他斬絕情絲跑到暹羅的盤谷，隨喬悉磨長老悉心研究梵文去了。

從曼殊的二十歲起，他的生活又走上一個新的階斷，就是他已經開始致力於教育事業，並從事於佛學及文學上的各種撰述了。他此後的行踪，雖仍舊流蕩無定所，可是其努力所造成的成績實在不少。茲依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表，錄其歷年事蹟於下：

一九〇三年……二十歲

入西湖靈隱寺，著梵文典八卷成，自爲之序。至上海任國民日日報繙譯。譯嘉俄慘社會，刊諸報端。撰鳴呼廣東人女傑郭耳縵，赴蘇州，任吳中公學教授。入長沙，主講實業、崇正明德、經正諸校。旋重遊暹羅盤谷。

一九〇四年……二十一歲

在暹羅主講盤谷青年學會。至錫蘭，駐錫菩提寺。旋返廣州。

一九〇五年……二十二歲

重至西湖。遊金陵，主講祇垣精舍，白雲大學教授。法蘭居士來訪。三閱月，以病歸日本。

一九〇六年……二十三歲

元旦，與劉申叔過馬關。鉢羅罕歸印度，續江干蕭寺圖贈別。輯文學因緣二卷成，自爲序。夏之蕪湖，主講皖江中學，識鄧繩侯。重遊金陵，主講陸軍小學，識趙伯先。返日本，譯拜輪詩選成，自爲序。初秋，送水野氏南歸。至上海，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，識高天梅，柳亞子。

一九〇七年……二十四歲

在日本，爲梵學會譯師。議建梵文書藏，未成。與劉申叔夫婦倡辦天義報，續孤山圖，鄧太妙秋思圖，清秋弦月圖。撰海哥美爾氏名畫寶，秋瑾遺詩序。女弟子何震爲輯畫譜，欲與梵文典並付梨棗，均未果。撰畫譜自序，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。至上海，與黃晦聞、諸貞壯、陳去病同居國學保存會藏書樓。旋復赴日本，文學因緣第一卷出版。

一九〇八年……二十五歲

秋九月，拜輪詩選出版。偕劉申叔夫婦至上海，晤柳亞子。尋歸日本，潮音初脫稿。

一九〇九年……二十六歲

八月，至上海，晤蔡哲夫。旋遊西湖。南巡星加坡諸島，遇莊湘及其女雪鴻。燕子箋英譯。

成冬，赴爪哇，主講噠班中華會館。

一九一〇年……二十七歲

在爪哇五月，撰與高天梅論文學書，旋赴印度。

一九一一年……二十八歲

夏，自印度歸日本，詣金閣寺，僧飛錫於松島。時飛錫爲刪定舊著潮音一卷，撰跋印行。旋重渡爪哇，仍主講噠班中華會館。七月，撰答瑪德利莊湘處士書。

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一年，這八年是清代的末期。曼殊在這時期中，結識了許多學者文人，并結識了許多革命黨人。雖說他自己並沒有直接參加革命，可是他對於革命十分的同情。觀其間中原光復，致書友人云：『邇者振大漢之天聲，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，抵掌而談。不慧遠涉異國，惟有神馳左右耳。』又云：『壯士橫刀看草檄，美人挾瑟請題詩。遙知公等此時樂也。』大約此時的曼殊，雖仍舊做他的和尚，仍舊沒有結婚，但似已由頹廢的浪漫主義，變爲達觀任性的浪漫主義了。他的著作也似已離開佛經的繙譯，而專注於文藝的製作了。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，他所作的以小說爲多。觀柳無忌的年表：

一九一二年……二十九歲

春，自爪哇至上海，主太平洋報筆政。撰南洋話，馮春航談義兄蘇墨齋來訪。繪飲馬荒城圖。五月，赴日本，旋復來上海，始刊布斷鴻零雁記於報端。撰華洋義賑會觀。欲重譯茶花女遺事，未成。七月，再赴日本。冬返上海。欲遊香港，星加港等處，不果。與鄭桐蓀主講高等學校。歲暮，客吳江盛澤。

一九一三年……三十歲

二月至四月，來往安慶上海間。五月，至盛澤。六月，至蘇州，主滾繡坊。鄭氏十月，在上海刊布燕子龕隨筆於生活日報。華僑雜誌十一月，赴日本。

一九一四年……三十一歲

在日本。五月，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，並刪訂燕子龕隨筆刊布之。七月，撰雙杵記序。八月，漢英三昧集出版。

一九一五年……三十二歲

在日本。七月，刊布絳紗記於甲寅雜誌。八月，刊布焚劍記於甲寅雜誌。

一九一六年……三十三歲

十一月，刊布碎簪記，於新青年雜誌。歲暮，遊西湖。

一九一七年……三十四歲

二月，自西湖返上海。撰送鄧邵二君序。四月，至日本。

一九一八年……三十五歲

患腸胃疾，臥病上海廣慈醫院。陽曆五月二日，卒於醫院。

綜觀曼殊的一生，真是飄忽如同秋柳黃葉一樣，夠人傷感。他在二十歲以前的青春，是那樣的孤苦零丁的過去了。在二十歲以後，他雖具有了生活的能力，然乞食天涯，到處奔波，並不會在那兒好好的住上一年。他真是『行雲流水一孤僧』呵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我們對於曼殊的生平所能夠知道的，只有上面所敘述的梗概了。曼殊常常茫然地說他自己『有難言之恫』，恐怕他的身世和遭遇，還有多少我們所不能確知的隱痛呢。他只因為過去的生命有了不能填補的創傷，乃遁志於佛法禪宗，以求超脫。然而，他既不能死心

場地的去作一個槁木死灰的僧人，又要動心使情來與塵俗相往還，故終於自縛了，終於淪陷悲哀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了。我們雖也曾聽着曼殊唱過：

禪心一任蛾眉妬，

佛說原來怨是親。

雨笠烟簑歸去也，

與人無愛亦無瞋。

——寄調箏人

如此解脫的妙諦，曼殊只能拿來作一時的安慰自己，却並不能實行。這是從他的許多詩裏面看得出來的：

收拾禪心侍鑪臺，

沾泥殘絮有沉哀。

湘弦灑遍胭脂淚，

香火重生劫後灰。

——爲調箏人繪像

九年面壁成空相，
持錫歸來悔晤卿。
我本負人今已矣，
任他人作樂中等。

——本事

生天成佛我何能，
幽夢無憑恨不勝。
多謝劉三問消息，
尙留微命作詩僧。

——有懷

既然是「與人無愛亦無嗔」，爲什麼還要「收拾禪心侍鏡臺」？爲什麼還會發生「持錫歸來悔晤卿」的事？爲什麼還要喊出「幽夢無憑恨不勝」的怨語？老實說，在曼殊的集子

裏面去找愛噴無常的詩，真是俯拾即是呢。

這本是人情之常：像曼殊那樣一個絕世才華的少年，偏偏又遇着許多妙齡女郎去傾倒他，如雪梅，如靜子，如雪鴻，都是值得曼殊眷戀的。尤其是雪梅小姐，竟爲他絕粒而死。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雖說曼殊最後與諸女都斬絕了婚姻關係，却並沒有斬絕感情的牽連與回憶。此曼殊之所以苦也！

無端狂笑無端哭，

縱有歡腸已似冰！

僅僅這兩句話，已把這位「詩僧」心懷的酸辛活繪出來了。

既還是要做人，便不能老是那麼苦惱。曼殊絕不能「日以眼淚洗面」的生活下去，因此，他的生活乃流於浪漫。說起浪漫，似乎是每個文人自然的天性，但曼殊的浪漫生涯，則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他的酸苦身世的反動。我們看他那樣自由放肆，了無拘束。放浪形骸之外的狂態，決不是完全無因的。

相傳曼殊的浪漫故事很多，章炳麟的曼殊遺畫并言上說：

亡友蘇元璞子穀，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。……貧困爲沙門，不能作佛事，復還俗，稍與士大夫遊，猶時時著沙門衣。……不解人事，至不辨稻麥期候。啗飯輒四五孟，亦不知爲稻也。數以貧困，從人乞貸，得銀數版，卽治食，食已銀亦盡。嘗在日本，一日飲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動，人以爲死，視之猶有氣。明日復飲冰如故。子穀少時，父爲聘女，及壯，貧甚，衣裳物色在僧俗間，所聘女亦與絕。欲更娶，人無與者。乃入倡家，哭之，倡家駭走，始去。美利加有肥女，重四百斤，脰大如汲水甕。子穀視之，問：『求耦耶？』安得肥重與君等者？』女曰：『吾故欲瘦人。』子穀曰：『吾體瘦，爲君耦何如？』其行事多如此。然性愷直，見人詐僞敗行者，常瞋目言之，人以狂癡亦不恨。

胡韞玉的曼殊文選序上稱曼殊

性不喜留學生，嘗曰：『多一留學生，卽多一賣國賊。』女子留學，不如學髻兒戲。……不甚解世事。一日，余赴友人酒食之約，路遇子穀，余問曰：『君何往？』子穀曰：『赴友飲。』問：『何處？』曰：『不知。』問：『何人招？』亦曰：『不知。』子穀復問余：『何往？』余曰：『亦赴友飲。』子穀曰：『然則同行耳。』至卽喚，亦不問主人，實則余友並未招。

子穀，招子穀者另有人也。

柳亞子的燕子龕遺詩序上亦稱：

君工愁善病，顧健飲啖，日食糜爾登糖三袋，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。余嘗以芋頭餅二十枚餽之，一夕都盡，明日腹痛弗能起。又嗜呂宋雪茄煙，偶囊中金盡，無所得資，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，持以易煙。其他行事都類此，人目爲癡。

章炳麟胡韞玉與柳亞子都是曼殊的好友，他們的記載自是可信的。如此看來，曼殊果真是癡愚嗎？不是的，絕對不是的。他實如章炳麟氏之所言「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。」也就是惺所稱「具有宿根而遊戲人間者也。」他那樣的任性而不拘禮法，他那樣的天真而不懂世態，完全是一個超絕塵世而保有「赤子之心」的詩僧呵。可是，而今呢？我們且聽曼殊自唱他的輓詩吧：

白水青山未盡思，

人間天上兩霏微。

清風細雨紅泥寺，

不見僧歸見燕歸。

——吳門依易生韻

在西子湖畔，有一座清幽絕俗的孤山，便是我們詩人的藏身之所。他的墳地離六朝名妓蘇小墓不遠，與妻梅子鶴的林和靖墓及清才薄命的馮小青墓，更是同在此山中。曼殊，有如此明媚的湖山環抱着，又有這些詩人名妓伴着你幽眠，則你生前雖坎坷，死後總已不寂寞了吧。

春山惹露千花媚，

殯塔喧風衆草芳。

鄰與小青君復處，

百靈光怪水天長。

——顧悼秋題曼殊上人墓本

殘陽影裏弔詩魂，

塔表摩挲有闕文。

誰遣名僧伴名妓，
西泠橋畔兩蘇墳。

昨宵夢到西泠荒郊，
一片枯野，一個墳道。

樹上啼着夜半的寒鴉，
詩僧扶杖脂淚染袈裟。

曼殊曼殊！不須和淚看碧波，
孤山梅雪反映你生前坎坷！

嗟你白馬投荒時的懷抱，

——劉大白訪曼殊塔

燕子孤征繞海樵而哀號。

※

而今而今紅葉不掃，

※

疏鐘日暮，誰慰寂寥！

※

※

——陳翔冰弔曼殊。

(下)

現在，我們要講到曼殊的作品了。

曼殊的遺著，其篇目尙可考見者，有梵文典八卷、初步梵文典四卷、梵書摩多體文、沙昆多羅、法顯佛國記、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、泰西羣芳名義集、泰西羣芳譜、埃及古教考、粵英辭典、漢英辭典、英譯燕子箋、無題詩三百首、人鬼記、曼殊畫譜、女子髮髻百圖，但均不甚流傳。其流傳於今者有下列十餘種：

文學因緣

拜輪詩選

潮音集

漢英三昧集

慘社會

娑羅海濱遯跡記

斷鴻零雁記

天涯紅淚記

焚劍記

碎簪記

非夢記

嶺海幽光錄

燕子龕隨筆

此外爲他人所編輯者，有蔡哲夫輯曼殊遺畫一卷，王德鍾輯燕子龕遺詩一卷，沈尹默輯曼

殊上人詩稿一卷，馮秋雪輯燕子龕詩一卷，柳無忌輯蘇曼殊詩集一卷及曼殊逸著兩種，周瘦鹃輯燕子龕殘稿五卷及曼殊遺集，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七卷，盧冀野輯曼殊詩集一卷，柳亞子輯曼殊全集五冊，光華書局編曼殊小說集一卷，金糸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二冊，除前四種絕版外，今並流行於世。

曼殊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，他精通英文、法文及梵文，於學甚博洽，而特長於佛學、文學及繪畫。他對於文學並沒有下過艱苦的研究工夫，只用其餘力，偶一爲之，而造詣特高。陳獨秀說：

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，真是所謂天才。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，初到上海的時候，漢文的程度實在不甚高明。他忽然要學做詩，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，常常要我教他。做了詩要我改，改了幾次，便漸漸的能做了。在日本的時候，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，但太炎並不會好好兒的教，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，不管是古人的，是現代的，天天拿來讀。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。所以照曼殊的歷史講起來，能夠成就到如此地步，真是不容易的。他實在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。

柳亞子記陳仲甫關於蘇曼殊的談話

曼殊不僅是在作詩裏面表現其絕頂聰明，其作散文，作小說，作畫，沒有不是信手拈來，即成妙品的。柳亞子在蘇玄瑛新傳上稱曼殊：

續事精妙奇特，自創新宗，不依傍他人門戶，零縑斷楮，非食煙火人所能及。小詩悽麗絕倫。說部及尋常筆札，都無世俗塵土氣。殆所謂『却扇一顧，傾城無色』者歟。

曼殊只是三十多歲的人，為什麼任何種文體都能得出很高的造詣？要解釋這個謎，我們除了拿天才二字來說明外，還要把原因歸到作者具有獨特的人格個性上去。曼殊的作品，無論詩文小說或繪畫，大概都是表現他自己的。因為他具有了偉大的美麗的人格和個性，故無論用幾句什麼通常的文字寫出來，都能不依傍門戶，都能曼殊化，都能顯示出曼殊的風格，所以好。

若用比較的批評來欣賞曼殊的作品，則所作詩尤能表現曼殊的個性，而可以代表其最高的文藝價值。王德銓作燕子，龍還詩序稱曼殊的詩簡直『可以徂白代』，其言曰：『所為詩蒨麗綿眇，其神則蘊裳湘浴，幽幽蘭馨；其韻則天外雲璈，如往而復，極其神化』。

之境，蓋如羚羊掛角而弗可迹也。曠觀海內，清麗明雋之才，若曼殊者，殊未有匹焉。曼殊自稱其所詩，單就無題詩而言，已有三百首之多。惜皆亡失。今所傳者，七絕最繁。其佳者直可追踪唐人，居王德鍾之誇飾而無愧。今舉幾首爲例。

春雨樓頭尺八簫，

何時歸看浙江潮。

芒鞋破鉢無人識，

踏過櫻花第幾橋。

——本事——

玉砌孤行夜有聲，

美人淚眼尙分明。

莫愁此夕恨何限，

指點荒煙鎖石城。

——有懷——

萬戶千門盡劫灰，
吳姬含笑踏青來。
今日已無天下色，
莫牽麋鹿上蘇台。

——
吳門依易生韻

年華風柳共飄蕭，
酒醒天涯問六朝。
猛憶玉人明月下，
悄無人處學吹簫。

——
吳門依易生韻

胭脂湖畔紫騮驕，
流水棲鴉認小橋。
爲向芭蕉問消息，

朝朝紅淚欲成潮。

——東居雜詩

誰憐一閨斷腸詞，
搖落秋懷祇自知。
況是異鄉兼日暮，
疎鐘紅葉墜相思。

——東居雜詩

秋風海上已黃昏，
獨向遺編弔拜輪。
詞客飄蓬君與我，
可能異域爲招魂？

——題拜輪集

曼殊的詩，不僅是王德鍾這樣傾倒，近代的文章沒有一個不加以讚美的。茲再舉幾家

的批評於下：

黃沛功說：『不知者謂其詩哀艷淫冶，放蕩不羈，豈貪衲所宜有；其知者以爲寄託綿邈，情致紆迴，純祖香草美人遺意，疑屈子後身也。』（燕子龕詩序）

傅熊湘說：『曼殊天才清逸，又深習內典，出其餘事爲詩，故自超曠絕俗，非必若塵土下士，勞勞於楮墨間也。』（燕子龕遺詩跋）

馮印雪稱其詩：『文情並麗，鍾武楚騷，得香草美人之意。』（燕子龕詩序）

章父稱其詩：『松風水月，未可比其清華；仙露明珠，詎能方其朗潤。』（燕子龕詩跋）

周瘦鵲稱其詩：『嚼蕊吹香，幽艷獨絕。』（紫羅閣外集）

熊潤桐稱其詩：『全以真誠的態度，寫燕婉的幽懷，不染輕薄的習氣，不落香奩的窠臼，最是抒情詩中上乘的作品。』（蘇曼殊及其燕子龕詩）

楊鴻烈說：『清艷明雋四個字，能涵蓋曼殊詩的精神。』（蘇曼殊傳）

高旭說：『曼殊詩，其哀在心，其豔在骨，而筆下尤有奇趣，定庵一流人也。』（願無盡願詩話）

于右任說：『曼殊詩格高超，在雲明境中。』（獨樹齋筆記）

郁達夫說：『他的詩是出於定庵，而又加上一脈清新的近代味的。所以用詞很纖巧，擇韻很清諧，使人讀下去能感到一種快感。』（雜評曼殊的作品）

柳亞子說：『他的作詩，全不用心做作，可是自然而然的非常優美，給讀者一種雋永輕滑的味道，給讀者種種深刻的印象，使讀者誦讀過他的詩後不會忘記。我想把李延年的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」一詩來批評曼殊的詩是最好了……他的詩個個人知道是好，却不能說出他好在什麼地方。就我想來，他的詩好在思想的輕靈，文辭的自然，音節的和諧。總之，是好的在他自然的流露。』（蘇曼殊之我觀）

有了上面這許多美好的評語，已經够恭維曼殊了。其實，曼殊的作品，不但詩歌如此，他的小說散文及信札，都是和詩歌一樣的作風，都是信手把筆，而寫來輕快流麗，哀豔淒絕，這真非凡人所能爲了。小說太長，不便舉例，茲選錄其與某君書來做例子：

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，兼君家阿玄將來珍貺，謹拜登受，感結在心，罔有捐替。所約弗克應赴。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，則亦已耳，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，與紅鬃碧眼

人爲伍耶？七夕發丹鳳山，雞鳴經珠簾，旁午至一處，人跡荒絕，四囑衰柳微汀，居然倪迂畫本也。草徑甚微，徐步得小丘，丘後有湖，寒流清泚，有弄潮兒，手攜銀魚三尾，口作笛聲，過余身畔，方知爲瀕海之地。問是何村，曰：非村落。湖名玉女，余直譯之曰玉娘湖，博君一粲。即日趁漁船渡沙陀江，初九日到樟溪，策馬馬頻嘶而行，願望臨嶺，悽然身世之託。初十日至楓峽，頗類吾鄉，厓門。十一日小病，逆旅主人伺余甚殷，濕似憐余踰躓也者。黃昏於蕭疏籬落間，聞英吉利女郎歌，奎迦詩人，槐特秋，風鳴鳥之詞，其音淑媚無倫，令人觸感興悲。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刹，締造奇特。如病不爲累，嘗往一觀。屬覓之書，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。拙著梵書摩多體文，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，明春宜可出版。日食摩爾登餅一袋，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。奉去小影，見其眉目，知狂放如故。九月可至香港。碧迴君相見否？久不寄箋，懼增伊鬱耳。

曼殊的譯詩，也是很膾炙人口的。郁達夫氏甚且說：「他的譯詩，比他自作的詩好。」他最喜歡拜輪的詩，所譯也以拜輪詩爲最多最好。張定璜在他的蘇曼殊與拜輪及雪萊一文中有云：

拜輪詩畢竟只有曼殊可以譯。翻譯是沒有的事，除非有兩個完全相同，至少也差不多同樣是天才的藝術家。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藝術家翻譯別的一個藝術家，反是一個藝術家那瞬間和別的一個藝術家過同一個生活，用別一種形式，在那兒創造。唯有曼殊可以創造拜輪詩。他們前後所處的舊制度雖失了精神，但還存軀殼，新生活剛有了萌芽，但還沒作蕊花的時代，他們的多難的境遇，他們爲自由而戰爲改革而戰的熱情，他們那浪漫的漂蕩的詩思，最後他們那悲慘的結局，這些都令人想到，唯曼殊可以創造拜輪詩。

這一段話說得很好，我們對於曼殊的譯詩除了讚賞外，更沒有什麼其他的說頭了。

至於曼殊的畫，其精神風格與其文藝作品可以說完全相同，讀者可自去賞鑑，我也不願在這兒說外行話了。

羅芳洲 二一，九，六，於上海。